

目 录

- “五四”运动期间见闻……………石哲卿(1)
- 北伐军克服阳新前后……………董汲寿 万全口述(6)
- 沙池口惨案回顾……………刘元意[伟源口](11)
- 龙港六大红军烈士墓群……………龙港革命纪念馆供稿(15)
- 鄂南千校学习回忆……………许 杰(21)
- 赴朝漫忆……………易 振(25)
- 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的回忆……………王梦樵(31)
-
- 战前阳新县高会历届会长异动纪略……………曹庭锦(39)
- 阳新苏区的金融财政状况……………黄 鹤(47)
- 富池炼钨厂的兴废……………汪青峰 徐富生(55)
- 正大丰煤油站与李怡卿……………司英武(59)
- 裕和祥布店的“生意经”……………万兰荪口述(64)
- 战前县城传统的小吃喝……………孟 盛(69)
- 阳新竹制工艺品简介……………何祥信(74)
- 阳新县竹林场发展史……………章志勤 邓承华(77)
- 重建中的“阳新商场”……………阮英普(84)
- 浅谈龙港金竹尖的名茶……………肖镇亚 刘道林(88)
-
- 阳新科技事业发展梗概……………范啸峰 冯美灿(91)

我县水产科技援外人员纪实·····	邓承华(99)
阳新战前春节期间的民间文娱活动·····	许杰(102)
阳新京剧团活动始末·····	蔡华春 邢廷来(103)
新华书店在阳新·····	文艺志办华春供稿(114)
古朴的民美工艺品——阳新布贴 ·····	尹关山(120)
阳新的师范教育·····	费克成(127)
近代阳新中医发展概略·····	蔡济群(132)
我县第一批中医学员 在湖北省中医学院进修·····	杨明光(138)
夏亦斌与蒋经国的交往 ·····	陈自谋(141)
近代国内知名的治史学者——石荣璋·····	黄鹤(153)
留美进修过程与感受 ·····	罗莹(156)
土木建筑家石秋门·····	罗莹(161)
阳新学界名师马文·····	马罗云 马耀武(164)
尹毓秀在抗战县长任内·····	樊作民(172)
爱国开明的工商业主易良成兄弟·····	曹庭伟(176)
《天山吟草》 ·····	金绍光(180)
《海天吟草》 ·····	王希尧[台湾](184)
订正二则·····	本刊编者(185)

“五四”运动期间见闻

石哲卿

辛亥革命胜利，建立中华民国以后，从民国元年到民国六年这几年间，由于军阀统治，国家名义上是民主共和，执政者口头上也谈孙中山先生所倡导的三民主义，然而全国各地特别是阳新，不论城乡社会各界，仍然笼罩在一片浓厚的封建气氛之中，象一潭死水，毫无生气。

民国四年（1915年）十六岁的我，在阳新县高等学堂毕业。学习期间，学校里有少数思想开明的老师，如教历史课兼图画课的蔡雨卿、教格致课（简单的物理、化学和哲学常识）的阮延寅等经常对我们讲：过去满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袁世凯的丧权辱国、帝国主义的各种侵略（军事、文化、经济、宗教）；还讲只有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才能救国救民，孙是真正的革命者……等等。在他们的影响下，我们这些青年学生才萌发了一点爱国主义思想，决心学点真才实学，将来好为国为民出力。

民国五年（1916年），由于我的家境尚称小康，本人也有志深造，在父兄和亲友的鼓励下，赴省考取了武汉中华大学法律系，学制五年，我当时非常高兴。到武汉后，换了一个新天地，耳目一新，眼界大开，除了学习法律外，还认真学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一些进步的报刊杂志。在学校里接触了一些新同学，其中最佩服的是高珺的恽代英和林育南等人，他们思想进步，胆识超人，在同学中有较高的威信；我还经常到阳新旅省同乡会——阳新会馆（当时在

武昌抚院街)去,与在汉其他学校就读的阳新同学接触;同时还与家乡的老师和亲友们保持书信联系。每个寒暑假,我都回县城探亲,复习功课。这样一来,我在省县两地的接触面日益宽广,消息也比较灵通,因而思想也在不断地变化。

民国七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民国八年(1919年,这年我二十岁)北京学生爆发了震撼国内外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原因是在“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遭到失败。和会在英、法、美等的操纵下,无理地拒绝了我国提出的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和取消“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的正当要求,还强行将原来德国在我国山东霸占的一切权利转让给日本)。这一爆炸性的消息,传到武汉后,武汉各大专院校和中等以上学校学生立即纷纷起来响应,我们中华大学的学生是首先响应的,其他各校派代表齐集中华大学开大会,定谋略,于六日上午举行了有数千名学生参加的示威大游行,我也参加了游行的行列,我们沿途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还我青岛”,“取消不平等条约”,“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卖国贼”等口号,这对卖国的反动军阀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对北京学生的反帝爱国运动是一个有力的声援和支持。

武汉的运动,持续了数月之久,特别是在武昌连续发生了“六一惨案”和“六三惨案”(都是军阀镇压学生引起的)后,激起了武汉各界的强烈的愤慨,很快形成了工人罢工,商民罢市和学生罢课的斗争局面。

在此以前,阳新各界虽然在军阀统治下,“万马齐喑”,似乎“风平浪静”;可是“五四”运动一声惊雷,震醒了各界的有识之士,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阳新人民

怒吼了！

受影响最快和最大的是阳新知识界。当时阳新的旧制中学、高等学堂闻讯后，进步师生，立即开展宣传活动，举行数百人的示威游行，各界人士联合组织“阳新爱国后援会”，坚决反对军阀在丧权辱国的“巴黎和约”上签字。阳新县署的知事（县长）李某，秉承军阀——省督王占元的意旨，派兵镇压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这更激起了青年学生和广大群众的无比愤慨，很快掀起了“火烧县衙门”（这次所烧不多，很快被救熄了）和“驱赶军阀走狗李知事”的斗争，为了配合运动进一步开展，阳新县城各学堂的高年级学生，联合组成宣传队，有的上街讲演时事，有的登台演“文明戏”，有的散发大量传单，内容都是揭露军阀政府的卖国行为和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滔天罪行。在县城的影响下，白沙、太子庙、龙港等地也纷纷行动起来，如太子庙的学生举行罢课，抗议反动校长迫害学生；白沙铺的学生起来赶走了姜祥山教堂的几个反动的外国传教士，他们的行动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学生运动的影响下，县城的工人也行动起来了。码头上的搬运工人，拒绝运卸日货，店员工人要求店主不进日货，旅客到武穴去搭轮船相约不坐日轮。一次游行队伍经过黄某开的京货店（田家港斜对门）时，发现该店日货很多，群众愤怒地冲进该店，没收日货，勒令店主当众认罪，并要其保证今后不卖日货。

“五四”运动的次年（1920年），我在中华大学毕业，时年二十一岁。由于一时找不到工作，就凭亲友介绍，到汉口私人律师事务所去拜师。实习了两年多，这期间，我很

幸运地认识了闻名全国的武汉律师施洋先生，每逢过时节，还和同事们的去看望他。

由于“五四”运动的巨大影响，阳新的知识界起了很大变化，青年学生外出求学，很快形成了一股新的风气，他们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负笈千里，出县深造，其志可嘉。最先出来的是白沙人马文，他于1920年秋，考入武昌普通中学，受业于董必武先生，1924年，他考上了武昌高等师范学习；其次是县城人程宗道（冠因），他于1920年秋考上了湖北省立法政学校。1921年有龙港人柯少轩，考入中华大学，学法律系。嗣后考上中华大学预科的有大箕铺人曹壮父（后任鄂西农民暴动军总司令）。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的有龙山镇人曹大骏（后任红一军政委），南河人郑乃序（工运领袖）；入武汉甲等工业学校的有木港人柯松涛（中共阳新县委负责人），陶港人冯英堂。入武汉甲等商业学校的有长乐源人罗伟（以后他当过中共阳新县委书记）、南河人何时英、燕夏人成子英（是“九烈士”之一）；入省立蚕业学校的有太子镇人李发功；考入省普通中学的有龙港人肖作舟，还有华鄂阳（据说是燕夏人，后来留俄，是我县留俄的第一人）。李执中、朱修文、程俊……等人，也先后来省求学，一时人才济济。他们大都思想进步，学习用功，品行端正，活动力很强，在各个学校里都是出类拔萃的人物，他们毕业后，绝大多数人都走上了革命道路，其中许多人以后都成为中国共产党在阳新领导革命开辟鄂东南根据地的骨干，如曹大骏，以后还提升为中共中央军委委员，这都是“五四”运动的反帝爱国思想在阳新结出的硕果。

“五四”运动对阳新的巨大影响还有：①1922年，县教

育局在各界人士的要求下，将原设在县城北门江西会馆（万寿宫）内的两等小学堂（初等和高等，当时叫“两等”）改为高等实业学校，招两个班共有学生80多人，除正常的高小课程外，另增设农桑、林园（培养经济林木的）、畜牧、机砖（当时是最新技术）等课，学制三年。②1923年在大西门外的周氏公所，开办了一所女子高等实业学校，这在我县说来，还是破天荒的第一次，该校开两个班，招女生（13岁—17岁）70余人，除本课外，另增设纺织、缝纫、刺绣、烹饪等课，购置了新型的铁织布机四台，缝纫机六台，学制三年。这两所实业学校，培养出150多名实业人才，为以后阳新实业的振兴作出了一定的贡献。③1924年，实业家石廉云（曾当过县长、教育局长），集股在叠山祠开办了一家纺织厂，购置了8台新型铁织布机，10台织袜机，招收了三十多名女工，能织出“麻呢罗”（黑白相间，宽2.4尺的厚棉布）、厚线毯、被单和毛巾，还能织出长统“洋纱袜”，使阳新市场首次上销本县新产品，深受用户欢迎。

在“五四”运动的峥嵘岁月里，各界人士思想变化很大，社会已呈现向前迈进趋势，只是我个人碌碌无为，以后跻身法界，混了几十年。如今我已年过九十，记忆力大衰退，回忆六七十年前的所见所闻，未免挂一漏万，谬误之处，敬希大家教正！

〔作者简介〕石哲卿（1899冬—1989冬），原名石支矶，后改名石钟，哲卿为其号，木县白沙勘头石高人。幼年随祖父迁居县城。武昌中华大学毕业，曾亲历“五四”运动，后在旧司法界工作多年。解放后，在汉口小学任教，退休后，为武汉书法家协会会员，老龄科学研究所理事等。生前曾多次为本刊提供了为数不少的珍贵资料。

北伐军克服阳新前后

董漱斋

万全口述

当国民革命军于民国十五年（1926）秋光复阳新时，我们都很年青。董（21岁）在金银首饰店当银匠工人，万（17岁）在裕和祥布店当店员。北伐军来城时，我们亲自参加了欢迎，只是时隔60多年，许多情节都淡忘了。现将其进城前后情况回忆如下，错漏之处，请知情者指正。

一、北伐前阳新的形势

1923~1925年，广东省是国民革命的基地。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中国国民党，在苏俄的帮助下，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积极组织国民革命军对盘据在河北、河南、湖北等省的军阀吴佩孚和盘据在江苏、浙江、江西等省的军阀孙传芳以及盘据在东北各省的军阀张作霖，进行北上讨伐（简称“北伐”），统一全中国。我们阳新由于地处鄂赣交通要冲，吴、孙两大军阀，对此互相争夺，最后订下“君子协定”：在行政上归吴统治，县知事（即县长）胡必真是吴系肖耀南（湖北督军）的走狗；在军事上由孙系师长王溥派一个旅驻扎。这些反动军、政头目，勾结我县的豪绅、滑吏，横征暴敛，敲诈勒索，贩卖毒品，设娼开赌，无恶不作，弄得城镇萧条，农村凋敝，广大群众深恶痛绝。另一方面，活跃在阳新城乡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一些革命知识青年，到处发

动群众，组织群众，开展除毒、禁赌、禁娼以及妇女放足等运动，领导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起来革命，闹得轰轰烈烈，使反动的官僚地霸闻风丧胆。

1926年7月1日，广东国民政府发表了《北伐宣言》。

9日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师北伐。8月下旬，北伐军攻克汀泗桥、贺胜桥，歼敌2万余人，部队乘胜前进，不久攻下了汉口和汉阳。

二、积极筹备迎接北伐军

1926年9月7日北伐军攻克汉口后，军威大震。附近各县敌人，惊惶万状；而各县工农群众则喜气洋洋，奔走相告，盼望北伐军早日到来，我们阳新县城的工人也在积极进行准备。

为了迎接北伐军，中共阳新县委（阳新县委系于1926年8月在县城新新茶楼上秘密正式成立的）领导人罗伟、曹大骏等，排除各种困难，派柯松涛、何时英、李执中、肖作舟等前往南河各乡，派曹玉阶、罗冠国、刘熙等前往北河各乡组织群众开展“迎军”工作。而阳新县城各界人士，则在中共阳新县委的直接领导下，积极筹粮秣，备慰劳、写标语、买鞭炮，制三角小红旗……等。在各界人士中，持积极欢迎态度者固多，而持仇恨态度混入革命行列伺机破坏者亦有之。如当时的县商会会长朱仲析，系我县商界一霸，平日勾结军阀官僚，欺压乡里，今见军阀大势已去，只好摇身一变，假装积极，混入“迎军”行列。当时情况复杂，又缺乏斗争经验，因此无人加以注意，以致酿成次年的“二·二七”反革命大惨案。这是后话不提。

三、热烈欢迎北伐军进城

是年9月13日，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在军长李宗仁的指挥下，攻克大冶，接着南渡大冶湖，进入阳新县境。

由于北伐军系按照孙中山先生生前所提出的三大政策，实行国民革命，其奋斗的主要目标是打倒全国的大小军阀，改变封建割据的分裂局面，进而统一全国，因而纪律严明，所到之处，深受群众欢迎。加上中共党人四处发动，所以北伐军进入县境的金、龙（现在的太子、大王、白沙一带）、福、凤（现在的陶港、潘桥、三溪一带）时，人民群众走上村头，送茶水、献干粮，热烈欢迎。石玉堃的农民还主动退出房屋让大军驻扎。北伐军分路迅速扫荡了金、龙、福、凤四大区镇地带的残敌之后，于14日中午进抵阳新县城。

当北伐军攻克大冶县城前夜，盘据在阳新县城的敌军王溥属下的一个旅，象丧家之犬一般，由旅长亲率一个团，不战而向武穴方向逃窜。其原驻在南河各地的两个团，一个则逃至龙港、燕下一带为匪；一个团则逃至木港、大德等乡的深山中潜伏，伺机再起。而县知事胡必真，也早率其亲信，携印随军逃往武穴一带去找主子去了。

9月14日（古历丙寅年八月初八日）中午，丽日当空，晴空万里，阳新县城满街都贴上了红绿欢迎标语，街道商民，学校师生（采写者张华也在学生欢迎行列中）以及我们店员工人共三百余人，手持三角小红旗，敲锣打鼓，到上马鬃大路迎接。只见北伐军队伍严整，士气高昂。他们身着灰色军装，打着裹腿，脚穿麻制草鞋。背着有“国民革命军”的字样的小雨笠。佩戴着写有“第七军”字样的红臂章。他

们大都是两广人，个子不高，但却全副武装，步伐整齐，显现出一派威武雄壮的气概。军官们有的骑马，有的步行，他们满面笑容地望着欢迎的人群，不住地点头招手打招呼。我们齐声高呼：“老总们辛苦了！”他们回答“老乡们辛苦了”；他们进入大街，各家商店鞭炮争鸣，市民端茶献水，表现了群众渴望解放之情。

15日上午，第七军部的安民告示贴出来了！群众东一伙西一群地围观着，我们也上前去看，只见上面写上许多“不准”，内容记不起来了。告示后面落款署名的是军长李宗仁，这样我们才知道军长的姓名。

北伐军来后，立即重新建立阳新革命政权，将原阳新县县署改称阳新县政府；将阳新县知事，改称县长。并派军事干部夏礼，为阳新县首任县长。

第七军主力在县城及附近乡村休整了两天，奉命进攻江西。16日连夜在富川门一带，抢搭几道浮桥，夫犁分路渡过富河，直趋赣北。当大军先遣部队经过东春、木港时，发现原潜伏在木港、大德山区的军阀残匪，仍在蠢动，乃立即进行扫荡，经羊肠山一战，歼敌数百。大军在当地群众大力支援下，顺利通过枫林，进入赣北。

四、第八军某部过境时的插曲

第七军开走不几天，唐生智所部的第八军某部开来了。因为第八军的主力经通城、崇阳向武汉会师去了，到县城来的只是第八军军部一个警卫营（这是一个加强营，共四连）。因为八军军参谋长王伯超，是我们阳新人，他关心家乡人民，带着一营人来县城看看。他的到来受到了县中父老

和各界人士的欢迎。这天晚上，王在商会与夏县长及各界人士座谈，忽然接到紧急情报：“王溥流窜在木港、大德的残部，贼心不死，乘虚前来进犯，妄图东山再起，卷土重来”。王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他当机立断，命令营长迅速派两个连奔向五里湖与十里湖之间分头迎击；派一个连赶到白沙铺与小箕铺一带两山埋伏；自己与营长亲率一个连连夜向小箕铺方向撤退，并命在五里湖之连；在略事抵抗后，同样向小箕铺方向边打边退，诱敌追击。留在十里湖抗击的一个连，原地不动，保护县城。果然不出王之所料，残敌以为北伐军只有两个连驻在县城，力量单薄，见其边打边退，于是全力追击，到深夜十二点左右，追至小箕铺一带山地，突然枪声大作，军号齐鸣，伏兵四起，而王亲率之连亦返身回击，王匪残部四面受敌，被歼两百余人。王伯超取得胜利后即率警卫营，经大冶、鄂城前往武汉归队去了。留在十里湖的一个连也奉命随后跟上其营部去了。

张 华整理

编者注：①本文系1988年春由张华同志负责采写。口述者董敬森生于1905年，生前为银匠工人，于1988年冬逝世。万全同志（1909年生），解放后曾任县印刷厂厂长，现离休在家。整理者张华（1916年生），在北伐军进城时，年10岁，正在小学读书，也参加了欢迎北伐军行列，现离休在家，因而他们都是亲历者。

②本刊参考《阳新人民革命史》初稿对此文进行了一些修改。

沙池口惨案回顾

刘元意 (沔源口镇)

我们沙池口(即沙石口)又名刘家湾,位于沔源口的东南,离沔源口街约五公里,过去这里有几十户人家。周围十里内,毗邻有十多个大小村庄。她背靠重重叠叠的大山,面对浪涛滚滚的长江,在60多年前曾发生一起惨案。

1927年冬,随着湘鄂赣边区鄂东南各县苏维埃政权的相继建立,我们沙池口湾,也成立了村苏维埃,主席为刘会柏(贫农)、副主席徐德元,组织委员袁新力、徐士明。这几个人中只有刘会柏和袁新力各有短枪一支。因刘兼赤卫队长,袁管执法。袁每次只上一颗子弹,凡是捉来应予镇压的反动分子,都是要经过他枪毙的。开始,刘会柏带着几个骨干队员,在本湾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抗暴济贫,很快打开了局面,受到广大贫苦农民的拥护。接着他又到周围村庄发动组织,赤卫队很快就发展到100多人。他们用的武器都是长矛、大刀、土铳等。活动范围:上到黄石的道士伏,下到黄陂口江边。当时我们这里和党直接联系的人,就只有刘会柏一人,他一直与上级党组织保持单线联系。

人们当时向往共产党,但是还没有亲眼看到共产党的大领导人和党所领导的红军。他们想象中的红军都是身强力壮、臂戴红袖章、肩背花机枪的战斗英雄。他们日夜盼望红军快点开到沙池口来帮助自己翻身!

1929年（民国十八年）三月中旬，赤卫队长刘会柏接到上级通知说这几天有一批红军要开到沙池口来。赤卫队员们听到这一消息后，欣喜若狂，奔走相告，准备烧茶送水，迎接亲人。两三天后，刘队长出村开会去了，村里留下组织委员袁新力同志负责接待。袁为人机警，怕出事故，一早通知全村壮丁劳力，上山暂避，并规定：听到山下喊他们下来，才能下来参加接待。这样约好之后，袁仅带三两人到路口向远方探望。上午十时许，果然有一队两百多人的队伍，打着红军的旗号开过来了，而且是本地赤卫队的分队长胡昌凤带队。胡一到村，望到村子静无人声，料到是躲上山去了。于是就向四山大喊：“红军来了，乡亲们下来接待吧！”袁一时也忙于接待，失去冷静观察和分析，因而让原躲进山林的赤卫队员一下子下来四五百人。袁在接待中，渐渐觉察到这来的“红军”对欢迎他们的贫雇农，都非常冷淡。虽然臂上带了红袖章，但却显出一副吊尔浪当的流气，而且看到两个军官还镶了金牙齿。他猛然内省：不对，这里面有鬼！再说，祠堂公屋并没有派胡分队长去任何地方，他怎么去为红军带队的？他疑窦丛生，决定立即去制止其余的人下山，并布置未下山的赤卫队员作好战斗准备。他马上借故向上山的小路奔去，可是当上到山腰回头一望，只见附近的小山凸上，全是军队把守，并把枪口对准本村。这时袁一下子全明白了，果然是敌人伪装的“红军”。于是他下劲向山上跑。谁知他跑的这条山路上，也有敌人把守，他乘敌哨兵不注意，上去一拳将他打倒后，就拔脚钻进山林，敌哨兵爬起来向袁开了一枪。这一枪并没有打倒袁，却惊动了山下的敌人，祠堂公屋四周一时枪声大作，子弹横飞，可怜我们几十

个赤手空拳的赤卫队员和乡亲们，顿时被击毙，有几个赤卫队员虽跳进门口搪里浸的大瓷桶内，也难逃此劫。不到一餐饭的功夫，伪装的“红军”在进行残酷的血腥大屠杀之后，深怕真正的红军打来，立即向浯源口方向开走了。

敌人走后，苏维埃和赤卫队的负责人下山来收拾现场：只见屋内屋外，尸体横陈；血水淌流，塘水尽赤。清理结果：当场壮烈牺牲的计有四十八人，其中属于我们沙池口湾的就有三十七人，杀绝十七户，这十七户的寡妇，后来都被当地的恶霸地主刘岐山相继用船装到江北圻舂出卖了。

这一仗以后，到外村去开会的刘会柏也从此失踪不知去向。后来连尸首也没发现。

苏维埃的负责人，为了弄清事情真相，就如下问题先后派专人去调查：①红军要来，为什么没有来？反被敌人假冒？这一通知是真是假？②刘会柏主席到哪里去了？③胡昌凤为什么为敌人带路？敌人走后，胡昌凤何处去了？④假冒红军的敌军究竟是何部队？从哪里来的？

经过几天的调查：查明了以下几点：①胡昌凤，家住黄颡口附近的营盘村。他虽然得到红军要来的通知，可他因忙于家务没有按时到沙池口去集中，后来动身时，不料一下子被敌人围住活捉，敌人强迫他带路，他怕死，只好听从；到沙池口村后，胡一见村子里寂静无哗，知道人们上了山；敌人也预料到这一着，逼胡喊叫红军到了，大家下山。事后，敌人押胡到浯源口街，被胡的干爹谭会燕（当地恶霸）保释了。②来的敌人是国民党的地方民团军，是从三洲方面来的。为首的头目是黄贵吉（外号：马利）、黄永安（外号：咩窝）。父子二人，他们跟共产党有着深仇大恨。对沙池口这

支较活跃的赤卫队恨之入骨，要来打沙池口的赤卫队是他们蓄谋已久的。但他们怎样打听到红军要来的消息从而伪装红军欺骗革命人民群众，却弄不清楚。③红军要来沙池口的通知是真的。这是根据红军以后派员送“二黄”首级来时证实的。因为黄家父子在双手沾满了沙池口村人民的鲜血之后，踌躇满志，带着两三百个喽啰，向阳新县城进发，妄图伪装红军，打进县城，大抢一顿，然后嫁祸红军，破坏红军名誉。不料他们走到九顶山时，碰上了真红军，被红军全歼。红军割下二黄首级，派人送到沙池口。

60年一晃过去了。现在我们人民政府对当时牺牲的48位烈士，有后人的已确认了十一户烈属。无后人的，只好列在一般烈士范围内进行悼念了！

龙港的六大红军烈士墓群

龙港革命纪念馆供稿

位于我县南河的重镇龙港，在土地革命期间（1927. 7—1937. 7），是湘鄂赣边区鄂东南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当时在毛泽东同志“武装割据”的思想指导下，为了开辟鄂东南革命根据地以屏障江西中央根据地，党决定派彭德怀同志所部红五军的第五纵队，先头挺进鄂东南。该纵队于1929年秋，在何长工、李灿等同志领导下，先后攻破江西的瑞昌、武宁以及湖北的通山、大冶、阳新等地的敌军据点，开创了以阳新龙港为中心的武装割据的新局面。次年五月，彭德怀同志亲率红五军的一、二、三、四纵队，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对鄂东南反动势力纵横扫荡，节节胜利，建立和巩固了鄂东南革命根据地。不久，中共鄂东南道委又以原红七团扩建为红三师。由此，我们鄂东南的武装力量日渐强大，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先后粉碎了敌人的三次反革命大“围剿”。但是在1932年初，我军在第四次反“围剿”中，由于王明路线的干扰，敌军又纠集了四个师（郭汝栋的廿六师、罗霖的廿二师、郝梦麟的五十四师和湖北省保安师）计29个团的兵力向我鄂东南根据地龙港一带猖狂反扑，我红十六军、红三师与敌人浴血鏖战，损失很大；到1933年冬，红三师在反第五次大“围剿”中，损失惨重，导致革命走向低潮。

根据当时革命战争需要，1929年底党就决定在石角山下